

五燈會元

三

五燈會元卷第三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大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百丈懷海禪師

鹽官齊安國師

天梅法常禪師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珍藏印

南泉普願禪師
歸宗智常禪師
佛光如滿禪師

會元卷之三

目錄

五洩靈默禪師

麻谷寶徹禪師

西堂智藏禪師

永泰靈湍禪師

不列章次

大珠慧海禪師

泐潭法會禪師

泐潭惟建禪師

石鞏慧藏禪師

南源道明禪師

中邑洪恩禪師

盤山寶積禪師

東寺如會禪師

章敬懷暉禪師

華嚴智藏禪師

暉舊作不列章次

百丈惟政禪師

杉山智堅禪師

茗溪道行禪師

北蘭讓禪師

酈村自滿禪師

泐潭常興禪師

汾州無業國師

鶯湖大義禪師

興善惟寬禪師

三角總印禪師

芙蓉太毓禪師

五臺隱峯禪師

龜洋無了禪師

楊歧甄叔禪師

華林善覺禪師

濠谿和尚

大同廣澄禪師

伊闕自在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魯祖寶雲禪師

紫玉道通禪師

石霜大善禪師

西園曇藏禪師

馬頭神藏禪師

水塘和尚

佛嶼和尚

烏臼和尚

石臼和尚

石林和尚

黑眼和尚

齊峯和尚

紅螺和尚

金牛和尚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打地和尚

古寺和尚

本谿和尚

西山亮座主

米嶺和尚

太陽和尚

百靈和尚

黑澗和尚

乳源和尚

則川和尚

秀谿和尚

裨樹和尚

洞安和尚

逍遙和尚

水潦和尚

龍山和尚

亦曰
隱山

草堂和尚

興平和尚

福谿和尚

浮盃和尚

龐蘊居士

五燈會元卷第三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

四月八日降誕感百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

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大史對曰國

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偓親往存慰

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

安名懷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讓

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

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

此處有極淡的印文或字跡，內容難以辨認，可能是另一頁或另一卷的殘留。

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

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甌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甌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甌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于無任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

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待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

法無所任。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

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

曰。祇如像成後。為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

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于江西。師問眾曰。道一

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

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

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

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于衡嶽。謚大慧禪師。最

南嶽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于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于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惟師密授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嘶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踟躕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于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天下時號馬祖

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于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

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于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燕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百丈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

耽源行脚回于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
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印師曰吾不如汝小師
不對鄧隱峯辭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
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即繞
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
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
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
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于師前作四畫
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
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

汝了也

忠國師聞別云
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

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法主曰泰講得經論

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

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

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

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
云見麼遂辭

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

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

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

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于真元

四年正月月中登建昌石門山于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于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王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跣趺入滅元和中謚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蚤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

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于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察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

如今笑同事固然次日馬祖陞堂眾繞集師出卷却
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

為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
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

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曰視

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

斤皮將何為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

師挂拂子于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

此雷音將震檀信請于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

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

方麈至瀉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眾曰佛法不是

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

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

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

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

齊滅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檗便禮拜瀉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

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大用瀉云
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
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道之師
瀉云如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
是如是

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瀉山五峯雲巖侍立

次師問瀉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卽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來說似和尚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于過去迦葉佛時曾任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

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眾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瀉山舉問仰山仰曰黃檗常用此機瀉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

稟受師承亦是自性時滂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
宗通滂曰如是如是

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

太麓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

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上堂靈光獨耀迥

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

離妄緣卽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

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

還見麼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鏤地次忽有一僧聞鼓

鳴舉起鏤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

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

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

佛究離經一字如同魔說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靜三

世佛究此外別求卽同魔說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

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

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

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

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

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

家活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

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

休

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為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為無為。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為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境。

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任繫縛。不任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心量處于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

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于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復同于有求。若著無爲。復同于有爲。故經云。不取于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

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莫待
 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
 心裏悵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
 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為心眼未
 開。惟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
 業緣。悉現于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
 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
 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
 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
 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

取。管性。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
 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
 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
 讀經看教。語言皆湏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
 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
 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
 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祇成
 憎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
 于離。亦不住于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
 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

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于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于一義作無量義。于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

甚麼。

藥山曰。爲百丈下堂句。

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

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

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

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

塔曰大寶勝輪。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

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叅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憇錫于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

人系

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不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

日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
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
一失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
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
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
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
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
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舉似師師曰此三人不
謬爲吾弟子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
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
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
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
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着
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
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于沙
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上堂道
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湏向異類中行歸宗
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
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
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

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

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

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

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

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

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

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

領得老僧意旨黃檗與師為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

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

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

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

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

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

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

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

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

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

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
 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
 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
 因東西兩堂爭貓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貓
 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
 師舉前語示之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
 即救得貓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
 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插火箸叉手師曰豈
 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
 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

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

汝口喃喃作麼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

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

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

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麼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

足意作麼生霜舉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

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

買僧無對卧龍代云屬某甲去也承山代云是何道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參禮南陽國師師于路上畫一

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于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

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

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

不肯語云居錫云此來去禮拜國師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

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苑鎌子三十錢買

得曰不問苑鎌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

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

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嚏

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

領話雲居錫云座主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

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

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

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

便歸方丈陸巨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

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

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

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

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

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為

眾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

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為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

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

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斤石或時坐或時卧如今擬

鑄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

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

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

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

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

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祇雕得三十

一相為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

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

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你福代云比來

拽磨如今却不成法眼一日有犬德問師曰即心是

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

信即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祇如大德喫

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

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

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

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卧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

卧師亦就伊邊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住前任庵

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
 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
 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
 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竒怪解道天
 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蓮前牡丹花曰大
 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
 何地位師曰若是天王即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
 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
 為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
 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

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
 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
 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
 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祇如國家
 又用大夫作甚麼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拈起衣曰爭柰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
 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
 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
 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即道曰和
 尚為甚麼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

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麼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麼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麼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

云還曾將示人麼

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麼曰某甲與和

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斤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麼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

作麼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麼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

大寂行化于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
 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
 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
 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
 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
 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畧說有四種
 師豎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沈吟師曰思
 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
聞云
 若禮拜即契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
 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擔掌三下 僧問大梅如何
 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

箇外漢

玄沙云鹽
官是作家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

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

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
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相尚年尊

別請師一日謂眾曰虛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人打

得眾無對有人舉以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
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

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曰自禪師到

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師

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

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

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

法空無語法旰院主來叅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旰師
曰我不識汝旰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
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
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
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
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
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
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
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

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
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
師以棒趁下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
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
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
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起
泉曰師兄喫茶了曾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
水也難消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鞞
露柱露柱啾啾耳几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
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

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
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
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
智慧底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
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
捧呈之師卽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
野狐兒師割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
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麓行沙門師曰你麓
我麓曰如何是麓師豎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
蛇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你甚
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
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
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
隊漢向這裏覓甚麼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
問甚麼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
禪我這裏祇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
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黃
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
着箇箇何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渤

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激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謚至真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于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菴。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

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

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

祖曰：梅子熟也。

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

龐居士聞

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久向大梅未

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

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

師道，彌著。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

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惟了自心。此心元是

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

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

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歿中無佛，卽無生歿。夾

山曰：生歿中有佛，卽不迷生歿。互相不肯。同上山見

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

一疎。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

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

夾山住後，自云：新當時失一隻眼。

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恠責。師曰：

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恠得汝。僧作禮。師曰：

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

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問聞鼯鼠聲乃曰卽
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
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
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任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
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
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
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
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
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

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
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
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
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
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
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馬祖
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
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閣黎師回首
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

悟乃拘折拄杖而棲止焉

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

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

云為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為復薦得

自己為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為甚麼成三寸若是

三寸為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

好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于

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

下手看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

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間無汝問

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即接曰便

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問如何得無心去師

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元和十三年

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眾曰法身圓寂示

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溷散胡假與哀無

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

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

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言畢奄然順化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于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

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

那箇不是精底師于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

譌即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幕

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

可之任。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

袁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遵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任。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

會元卷之三
師乃奄化諡凝寂大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麼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甚麼却搖扇師曰你祇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麼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搖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麼益問僧甚麼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麼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

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好怯婆曰總被螃螬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甌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于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

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
 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
 已且謂佛于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
 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劔去遠矣爾方刻舟時
 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
 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
 云見性其柰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
 謝之法眼別云公見鳥雀于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
 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
 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

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
 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卽隱白日卽
 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
 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瀉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
 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
 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
 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
 歸舉似瀉山瀉山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
 爭識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
 否師曰待將物裹石頭煖卽得彼無語藥山代云唐

長慶癸卯歲歸寂謚傳明大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處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麼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麼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一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

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未_卒必興于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

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
 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翱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
 普請次日曰因果歷然爭柰何時有僧出以手
 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眾這箇師僧
 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
 肉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
 怕爛却那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制空禪師
 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
 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
 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

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
 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
 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
 道無卽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
 寂憲宗謚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
 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
 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
 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
 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煨鍊爲

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僧

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汗。徒勞運斤。曰

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卽無返句。後僧舉問洞山。山云。道卽甚道。罕遇作家。

百丈和尚。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

拈師一隻鞞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

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想心。

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別立心。師曰。汝見目前

虛空麼。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

像。曰。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卽是

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

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

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

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卽

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

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小師行脚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

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

師于地畫一圓相。師曰。祇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

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

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

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滅。謚大覺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

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

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

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

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

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于言下。

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

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八

道要門論一卷。法侄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

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

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師謂

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于人。不勞久立。且

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

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

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

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僧良久。又問師

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

渾如此。師却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

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

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

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乖踈。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落空。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

空設于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日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日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日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日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婆曷刺他悉施。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斲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日

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日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

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
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
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
世間還有法過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
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
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
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源
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
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
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
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

師杜口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歿。
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
曰。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
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
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
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眾生心。若
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
人不知法身無像。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
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

曾元卷之二

南嶽

三

情翠作。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于。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嘗。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爲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

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
 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麼和尚作麼空師曰我又不
 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
 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
 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
 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
 云但作

驢
 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
 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擗曰六耳
 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

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
 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
 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
 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
 曰我見是箇大虫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甕
 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
 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拈
 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
 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玄覺云
 是相見

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

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

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

後僧問曹

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

措簇不得底病曰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

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一切眾生若病即非

衆生日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僧問如何脩

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即

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

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為務惡見沙門因逐

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

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

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

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群

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

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

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

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

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卻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參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歎。師曰：用兔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不生歎。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眉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卻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于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

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卽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說甚麼卽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噓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于曹谿印子上脫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于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祇如內

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
 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螞蟥蟲在蚊
 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
 少。雲居錫云。中色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
 有中色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
 不得。只是箇弄精。冤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
 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色。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
 中色處。

洪州泐潭常與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
 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問如何。是宗
 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拈
 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
 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
 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卅歲。
 行必直視。坐卽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
 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于
 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為眾僧
 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
 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
 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
 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祇未了底心。卽是更無

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
開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

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雲

錫云甚麼處自得旨後詣曹谿禮祖塔及廬嶽天台

是汾州正開編尋聖迹後任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

想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

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齋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

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

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

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

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

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

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

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

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

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毗

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

貯以金甌葬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
劍擲空無傷于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其坐不相

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
入內于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
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
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
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
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
坐卧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
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
曰善能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
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墜諸數安
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
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
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
默契真宗益加欽重有一僧乞置塔李翱尚書問曰
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師
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謚慧覺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
受具後叅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

會元卷之三
南嶽
日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于隨州開元寺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于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祇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日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旣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于身爲

律說于口爲法行于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
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各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
法法不離禪云何于中妄起分別曰旣無分別何以
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
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
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
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
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
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祇
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

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
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元
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諡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于龔公山密受心要
出任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
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
撥之便行後任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
人上來師前道不審廼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
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
參師乃轉身面壁而卧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

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
以手拍淨鉢曰這箇淨鉢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
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
底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
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
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眨上眉毛卽不問
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

代云
梢然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

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卽是師曰頭上無寶冠洞
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祇恁
麼祇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
汝口辦山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
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
他不饑喫
甚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

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甚麼
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祇

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甚麼道長慶
云退已讓于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
見背上與五火杓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
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杓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
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

會元卷之三
處玄覺云且道玄沙
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其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

齊雲入滅謚大寶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廬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絕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

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謂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頓。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叅百丈。回師曰。汝其來此。有省。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叅。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

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與復來往。

石頭雖隔。奮不捷。話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

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刻草次。師在

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刻子向師前。刻一株草。師曰。和尚祇刻得這箇。不刻得那箇。頭提起刻子。師接得便

作刻草勢。頭曰。汝祇刻得那箇。不解刻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云。還對有堆阜麼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

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

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觀衆

僧叅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瀉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瀉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卧勢瀉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瀉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瀉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瀉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關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昇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憤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潭州石霜

亦作龍

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春日鷄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

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
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
寺後叅大寂了達祖乘卽還本院之比樵采路絕師
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
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
鹿命泊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
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
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
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

而浮閩王聞之遣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
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薰傾
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
葬于塔左今龜洋一真身存焉忠得法於草庵義和
尚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

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

僧對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

奇恠俱厭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
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
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師養一犬常夜經行
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

時其犬銜師衣師卽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寬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群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群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非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

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叅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

說無知便下座

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語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聞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

出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叅方展坐具師

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

叅使裴休訪之問口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

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

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

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

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處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

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閣黎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

和尚幾時生師竖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

會得卽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

濠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

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慙愧師曰汝却

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

荅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祇有這僧

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

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温州佛嶼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

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

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烏白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又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着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古寺和尚卍霞來叅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卍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麼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汚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曰和尚初叅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白來祖曰烏白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

然且置悄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
七棒寄打烏白你還其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其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
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
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
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
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正是丹
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着師曰丹霞患瘧龐公患聾士
曰與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
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
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
作家作家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
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
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
聲曰心旣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
得師不肯使出將下塔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
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
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

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水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祇這是言訖而寂

齊峯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麼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麼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麼士曰背後底響師回首曰看看

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麼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着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荅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麼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

便唱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
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
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醜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
禱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
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
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
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
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

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長慶
古人撫掌

喚僧喫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
未審慶讚箇甚麼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
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麼生
還會麼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
今問上座每日持鉢盂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
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麼生得別來若一般
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
處麼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麼處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臥街曰

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槌曾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
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

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
貶剝不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
作麼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
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焰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
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如此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

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

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

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
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

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

恰似哭曰慧寂祇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

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

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

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

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

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卅霞聞乃曰若不是

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

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記得見石

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

事慢士曰阿師老髦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
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
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
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
老師泊荅公話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
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
無禮儀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
便歸方丈

沂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
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
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
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卽於竈內取柴一
片擲在釜中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
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卽禍事也
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
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
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
呵呵大笑

江西裨樹和尚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麼

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亦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麼師曰和合吾曰恁麼卽當頭脫去也師曰隔濶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麼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麼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生吾曰祇爲有所以借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叅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麼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麼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麼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麼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閻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日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日師曰今日昏晦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卽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

身汭流轉，新河汭底是坐，不作此解。師乃拈掌。保福云：洞

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遙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未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眾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顛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

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會踢倒。師大悟起來，拈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祇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眾曰：自從一喫馬祖。

一圓相以。一圓相却指。

其僧僧便禮拜。師下。沙門行。

師曰：動則影現，覺則。惠師乃。

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
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
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
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
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
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
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
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麼一合掌
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
若見這臭老婆問教日瘧一日未審和尚怎生問他
州便打一日爲甚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
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
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
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
眼婆乃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
面提覲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
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
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

亦云
隱山

問僧甚麼處來曰老宿處來師

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麼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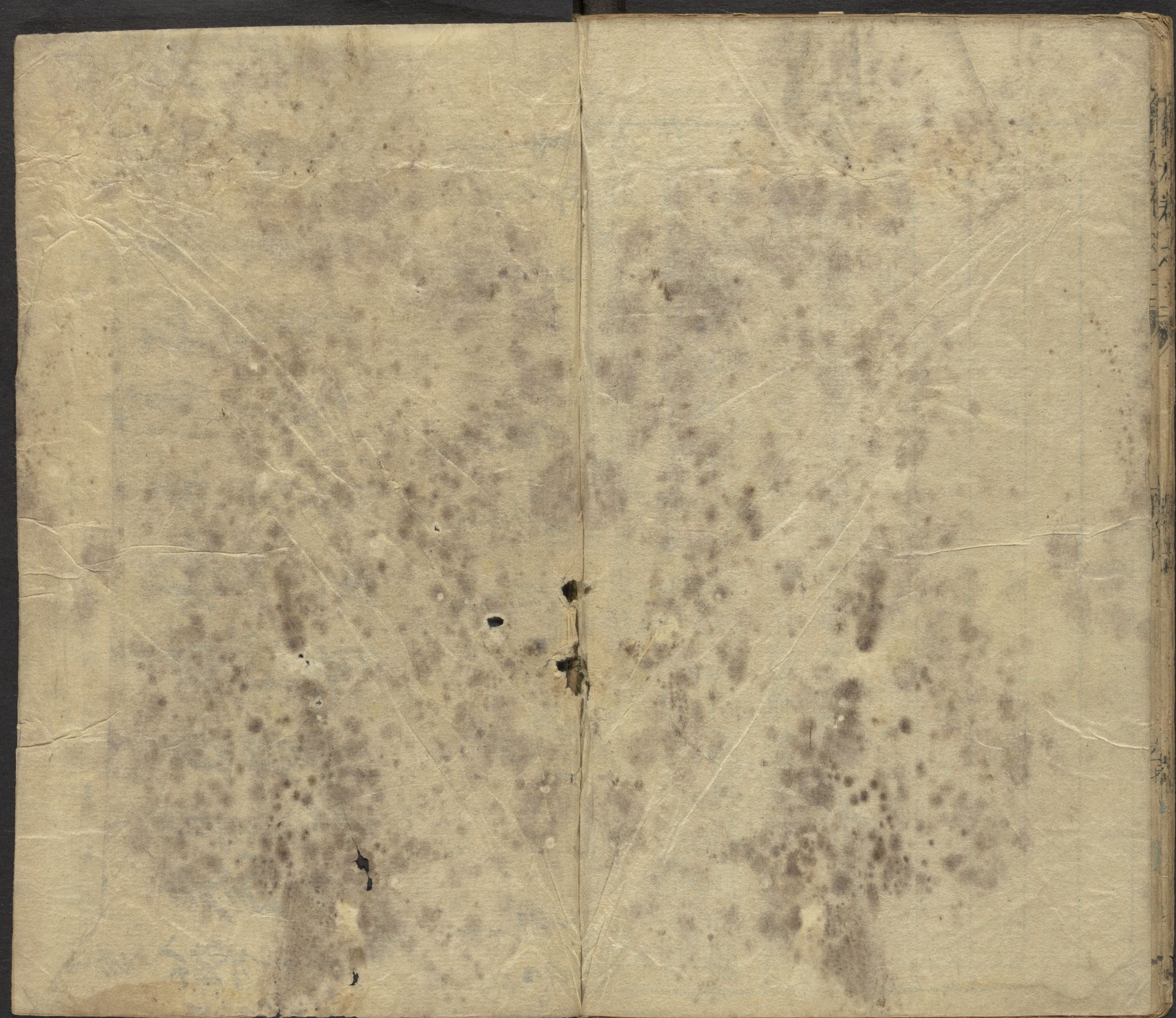
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

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樂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訊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

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瘧。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旣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祇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荅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恁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禱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印亦真偈：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竺首，亦不鬻靈照。

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湏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人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兒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月數報照遽報日已中食而

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自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于是又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在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二百餘篇傳于世



HYL(C)

T
1898
8632
copy2
vol.3